

胡椒集

HU JIAO JI

劳有林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目 次

拿起杂文这把刀·····	萧丁 1
认识真理的办法·····	4
请多到工农中去走走·····	7
“你只带回这些东西”？·····	9
“子不嫌母丑”质疑·····	12
说“苦”道今·····	14
来得快 去得快·····	17
向中国的“大王”求教·····	20
围炉三人谈·····	22
且看洋人如何“拿来”？·····	26
想起晏子使楚·····	29
一点补充·····	31
“东方旭，站起来！”·····	34
假如张海迪不喜欢·····	36
彭加木的特殊性格·····	38

从“重要的是参与”说起·····	40
说说“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	43
快乎？慢乎？·····	47
“硬碰硬”·····	48
爱国之心和艺术之路·····	51
“命运”小议·····	51
珍惜我们共同走过的路·····	57
“万不可单是不平”·····	59
“我们大家都来打排球”·····	61
中国需要政论家·····	64
诺贝尔不会想到·····	66
上海之精明·····	69
现代化和小市民意识·····	71
从解放军的风采想到的·····	74
话说“中国人”·····	77
从理解万岁到自强万岁·····	80
中国需要“啦啦队”·····	83
“动真格”与“撞枪口”·····	85
天都峰上的联想·····	87
也说中国人的“懒惰”·····	90
说“怀旧”病·····	92
汤因比教授何以辞职？·····	95
“中国吃不穷”研讨会获奖论文摘登·····	97
国旗怎么可以挂在皮靴上？·····	100
“诸多第一”今安在？·····	103

论月饼之方圆·····	106
空名、假样及其他·····	109
请作如是说·····	111
你想要什么·····	114
推荐三种“美食家”·····	117
略论做人之难与不难·····	119
你究竟做了多少·····	122
多给人显示才能的机会·····	124
该下手了·····	126
论中国的“土皇帝”·····	128
说“混”·····	131
说荣誉不公·····	133
也来饶舌几句·····	136
花篮·····	139
重提张百发的辛酸事·····	141
从詹天佑不掠人之美说开去·····	144
说“雅量”·····	147
朱基山这句话·····	150
论面子不可死要·····	152
洋厂长的工作观·····	155
“百里马”也能驮重·····	158
知己、异己及其它·····	160
搭错车？！·····	162
莫将好事做得走样·····	165
走一步：零点七五秒·····	167

“Yes or No” 的联想	169
女知识分子的难处	172
人才的“型”	174
“死店活人开”	177
手下留“才”	180
可敬亦应可近	182
倒过来试试看	184
试试站着开会，如何？	186
宾馆之门不妨开大一点	189
禁放爆竹的另一面	191
何以容易被骗？	193
好事未必多磨	194
“下有对策”一例	196
对送礼者怎么办？	197
不必要的回赠	199
好胜心别议	201
“祝贺”的贬值	203
如此“斩”钱	206
“敲竹杠”杂议	208
厂长你大胆地往前走	211
“步鑫生现象”之我见	213
论提倡国货不宜偏颇	215
从阿信做生意想到“后娘脸”	217
顾客是谁？	220
不要自己和自己过不去	223

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	226
雷锋休假了·····	229
贺某店商品“搁煞”·····	232
说“差”·····	234
“印象分”刍议·····	236
说“化”·····	238
知法秀才和执法老伯的争论·····	240
对“黑色箭头”来个综合治理·····	242
有感于“享受×级待遇”·····	244
不必打招呼·····	246
不能只罚不管·····	248
广告的一种最佳选择·····	250
越搞越糊涂·····	252
“热”中须“冷”·····	254
人道主义在哪里?·····	256
值得的牺牲·····	258
在“跳河救人”的另一面·····	260
迟到的告别晚会·····	262
封面上的“花样”·····	265
招聘的好处和应聘的苦恼·····	267
赞成夏衍的“不赞成”·····	269
憾事一例·····	271
柴夫之粗与刘三姐之雅·····	273
招牌上汉语拼音字母不见了·····	275
请到这里赞助一下·····	277

“捧”，也要得体·····	278
地方味不等于地方话·····	280
请勿挤掉阅报栏·····	282
“嗷嗷待唱”·····	284
叹美术馆办展销会·····	286
吃不消的“编译有误”·····	288
“逼良为娼”质疑·····	290
说“红”道“白”·····	293
后记·····	296

拿起杂文这把刀

萧 丁

四年前，曾为劳有林同志的杂文写过评论，没有想到他现在出杂文集了，而且要我作序。好快呀，又有100多篇新作问世了！这使我很惊奇，也使我很兴奋。战友冲在前面，对自己也是一种激励。

在文学的殿堂里，杂文并不吃香。林放同志曾比作“坐冷板凳”。吃香的是长篇小说和报告文学。虽然有些长篇小说含水量很高，虽然有些“报告文学”只有“报告”，没有“文学”，但是文学殿堂的第一、二把交椅，总是由这两位先生坐着，杂文只能叨陪末座。为什么？原因在于文章的长短。长篇小说和报告文学篇幅长，块头大，容易引起人注意。好比穆铁柱在球场上一站，人们不免仰而视之，自然肃然起敬，而杂文是小个子，一般人是看不上眼的，只配坐冷

板凳或站壁角。

有的文章能出名，有的文章能得利。现在的报纸杂志上有一种既非文学又非新闻的文章，专门写厂长、经理等企业家的。谁发了，谁富了，便有一些耍笔杆子的人凑上去，要替他写文章，写传记。新富先生都是未成名之士，有了钱就想有名。汉朝陈阿娇“黄金买赋”的故事为什么不仿效呢？既然有当代的司马相如凑上来，反正企业有的是钱，何不用企业的钱扬自己的名？于是“高价文章”由此产生。文人自己发不了大财，但可以在发了财的人的身上得一点小利。这就是报纸杂志上写企业家的文章蓬勃发展的原因。

而写杂文既不是踏上文学殿堂的台阶，也得不到新富先生的资助，它是得罪人的工作。可喜的是，竟有那么一些“傻瓜”，既安于寂寞，又不求厚利，照样坐在冷板凳上奋笔疾写，医治社会的痼疾。劳有林就是这样一个人。没有这样一批人，没有这种精神，杂文之花就不能常开常艳。

其实杂文是大有益于社会的一种文体。有人把杂文比作一把刀，在同敌人战斗中，它是一把能致人死命的利刃；在现时，它又是一把解剖社会的手术刀。这种手术刀的功能，是永远不会消逝的。因为社会发展不论到什么阶段，总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总是有善有恶，有美有丑，存弊病，有脓疮。这就需要我们拿起手术刀去解剖社会，剔除脓疮，刮骨疗毒，使社会的肌体保持健康。清除社会弊病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当然是舆论监督，把丑的东西曝光，使它大白于天下。这是新闻工作者们孜孜以求的愿望，也是他们力图进行的尝试。可叹的是，现时的舆论监督是十分困难的。新闻单

位和新闻工作者都生活在大社会中，他们同社会各方面都有着亲密的联系。我们的社会是一个互相依赖的社会。你不是鲁宾逊，你能得罪任何一个行业？一篇批评报道，一般会有三种遭遇：一是说情。说情不行，给你颜色。二是立竿见影。你的衣食住行总要同人打交道吧，我就推诿刁难，你拿我有什么办法？更有甚者，三是与你法庭相见。你纵有理由打赢官司，也没有那么多精力与他纠缠。所以你看，舆论监督尽管是党和人民赋予新闻工作者的神圣权利，可是报纸上有多少批评？

在这种情况下，对社会有责任感的新闻工作者就另谋出路，他们找到了杂文这个武器。杂文家是狡猾的，他们对事不对人，把具体的丑恶抽象成一般的现象，使你感到似我非我，又无法对号入座，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杂文的奥妙就在于此，杂文家的苦心也在于此。这种苦心应当得到社会的理解和尊敬。

假使有人对杂文家的队伍作一番调查和分析，他一定会发现，现在驰骋在杂文阵地左冲右突的战士，绝大部分是新闻出版界的编辑、记者，他们思想敏锐，又富有社会责任感和正义感。多亏他们的存在，社会的不良现象还能偶遇障碍。所以坚持写杂文象劳有林这样的编辑，就难能可贵。

认识真理的办法

这几个月来，有两类新闻特别引人注目。

一类新闻叫人看了喜上眉梢。例如以讨饭出名的安徽凤阳农民持币待购，盼望高档百货快进村来；甘肃中部历年干旱的老灾区中有一个尚湾上队，十九户中，过去有十二个大小伙子找不到媳妇。去年秋天到现在，实行大包干后，粮多钱多，一下子“引进”了四个姑娘，还有五个订了婚；湖北应城有个农民叫杨小运，愿意交售两万斤粮食，只求卖给他一辆永久牌自行车。

还有一类新闻叫人读了忧心忡忡。例如今年夏季四川省大部分地区遭受了百年未遇的洪灾；九月中旬，黄河上游又出现了建国以来的最大洪水；辽宁地区受到了百年不见的特大暴雨；汉中、宝鸡的洪水达到历史最高纪录。

这两类新闻，一喜一忧，一福一祸，真不知牵动了多少人的心。

巧也巧，这两类消息，几乎都涉及到了广大农民兄弟。

在中国，农民要占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是个大头。

在共产党执政之前，无论哪个朝代，哪个统治者都没有本事把这个大头摆平，相反，都苦得农民走上绝路，起来造反。陈胜吴广“举大计”；李自成一夫揭竿，天下响应。而当中国农民选择了共产党作为自己的带路人以后，才在一九四九年开始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共产党给中国农民带来了富裕、幸福，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据统计，现在全国富裕的县，个人从集体所得超过一百五十元的县，有三百四十三个，占全国县总数的百分之十四点二。我想如果陈胜、吴广、王凤、王匡、樊崇、李自成、洪秀全这些今天农民兄弟的爷爷们，九泉有知，真不知会羡慕得怎样！

今年老天爷“威风摆足”，从东北的三江平原，到西南的四川盆地；从西北的汉中、宝鸡，到阿拉上海滩，都分别遇上了暴雨、洪水和台风。老天爷所到之处，山洪暴发，江河泛滥，城镇村庄受淹，公路铁路被冲毁。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大干部和农民兄弟、人民群众，紧密团结，同甘共苦，共同战斗，演出了一幕幕敢与天公试比高的活剧来。洪灾未到之前，党中央、国务院就严密布置，严阵以待。洪水来了，党中央、国务院发出紧急通知，“决定尽可能从资金、物资上给以支援”。洪峰涌到哪里，哪里的省委第一书记、省长、军区司令员和中央的部长就出现在那里领导军民抗洪救灾。

洪水灾难中，还显示了社会主义人与人关系的亲密。辽宁复县七百多户灾民无家可归，很快就被安排到本县九个公

社的三百六十九个富裕队安家落户，住吃穿烧，都一应俱全。写到这里，我倒想起了鲁迅在《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中引的一则新闻，说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七日，浙江余姚“天时亢旱，河水干涸”，人们因争水而起冲突，互相斗殴致死。如此冷酷的人与人的关系，一变今天一方受难，八方支援的新型关系，是谁起了凝聚作用，把一盘散沙变成一个密不可分整体？这是不言自明的问题。

现在，有些人对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好中国这个真理，觉得太空。我意倒不是这个真真空，而是某些人脑子里太空——缺乏起码的历史知识。其实要认识这个真理并不难，只要迈开脚步到广大农民兄弟中间去走走，问问新时代的农民，就全明白了。

请多到工农中去走走

前些日子，到浙江绍兴有名的红江村、富强村去采访，听到了这样两件事：红江村唯一的大学生在风波后，回到村里，对村民说，学生要自由民主，没有什么错。村党总支书记朱水雄和他谈了三个多小时。朱水雄说，你们学生一不懂商品经济，二不会种田，三不能打仗，大谈所谓“民主自由”，对我们农民没有一点好处。你说现在没有“自由”，你难道忘了“文革”中你父亲外出做生意，被造反派揪回来斗的情景？那才叫没有自由哩。你回去不妨把同学请来，我来与他们对话，到底现在中国有没有自由民主？富强村的总支书记还说，风波期间，我们村办企业有急事，租了一辆小轿车到杭州去联系工作，硬是被大学生说是“官倒”，被戳破了轮胎，还说，现在美国人都支持我们，你们农民怎么不支持。当时我真想请他们吃耳光，叫他们来农村看看，我们农民对他们的行为是赞成还是反对？

这两件事很能撩拨人的思绪。它又点出了一个早已有结

论但常常还要争论不休的问题：青年学生在提出一种政治口号时，要不要受实践检验？青年学生要不要走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如果说前几年还看不清这个问题，那么暴风雨过后的今天，我们应该作出坚定而明确的回答，青年学生如果不走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那不仅一事无成，而且最终还要滑到工农群众的对立面。是的，青年学生有知识，敏感性强，善于接受新事物，但他们的致命弱点是，缺乏社会经验，容易激动盲从，把复杂的事物简单化，这些弱点和特点经一些“精英”人物一煽动，就会充当马前卒，做出使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来。而要避免历史悲剧，唯一的办法也许就是走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了。

冷静地观察一下，这次学潮中青年学生提出的一些口号主张，和中国工农群众实际想的距离，何止十万八千里。即便有个别口号，如“惩治腐败”，形式上一样，但实际做法也大相径庭。风波中，一些青年学生感到迷惑不解：明明设了路障，给工人一个“不能上班”的口实，而许许多多工人却偏偏要走二、三小时，直走得脚底起泡，还要去上班。这表明中国工农群众跟共产党走是铁了心的。没有什么力量和政治势力可以把他们分开。一切真正为工农群众着想的青年学生，唯有明白这一点，才算真正懂得了中国的基本国情，才会有所作为。

多到工农群众中去走走，青年学生才会更快地成熟起来，所学到的知识也会更加扎实可靠有用。

“你只带回这些东西”？

题目所引的这句话是毛泽东在31年前对赫鲁晓夫讲的。

现在的青年人，有的也许还不大知道赫鲁晓夫何许人也。他是当时苏联的领导人。那一年，他刚从美国访问回到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庆典。他和毛泽东见面了。

这是他们会面时的一个特写镜头：赫鲁晓夫“脸上露出一种象是乡下人去过了大地方，带回一箩筐新闻的得意和神秘的神色，压低一些声音说：‘你们没接触不会知道，……他们确实很富，我这次可是亲眼看见了，亲眼看到了’……赫鲁晓夫目光投向远方，象是看到遥远的地方有一个美妙无比的童话世界，煞有介事地睁大眼睛，嘴唇微张，口腔里发出惊叹的啧啧声，停了几秒钟，将头一晃，似乎回到了现实中，不无羡慕地发出由衷的赞叹：‘真的，我亲眼看到了美国的工人很富，很富。’毛泽东的眉头轻轻皱起，嘴角一抽，掠过一丝嘲意，‘去看一看我们还是赞成的，我们不反对，不过，

你只带回这些东西？’”

面对毛泽东的嘲意，赫鲁晓夫是怎么回答的，披露这一情节的文章没有透露，我们自然无从介绍，但毛泽东说的“你只带回这些东西”这句话，历经31年，依然十分发人深思。

曾经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开放是从赫鲁晓夫开始的，这个说法实在叫人难以苟同。如果认为开放就是到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去跑一圈，“只带回这些东西。”那么，这种“开放”倒不如说是长途贩运。这种“开放”，当然是资本主义国家所最希望的。对社会主义国家本身说来，非但不能在坚持自身性质的过程中走出有着自己特色的路，而且极可能妄自菲薄，对社会主义的前途丧失信心。

今天，我们不仅赞成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看一看，而且认为要对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实行开放。不开放，回到闭关锁国的老路上去，不仅不再可能，也是人民所不会答应的。我们十年的改革开放，使国家和人民强盛富裕起来了，我们只有继续加快改革开放步伐，才能使社会主义的祖国获得和她的地位所相称的实力。但是我们在走向世界的时候，仍然要经常问问自己，“我带回了些什么？”我们总不能因为自己穷，别人很富有，便对别人的价值观念，不管适用不适用，有害还是无害，统统带回来，更有甚者，只带回对别人有百利而于自己无一利的东西。而现在情况是，确实有不少人出国回来后，只带回赞美别人“很富，很富”一类东西，至于人家是怎样富起来的？我们为什么不能照搬人家那条“致富”之路？则不闻不问了。这不能不说是开放缺乏